愛育朽木發芽 梁燕城

帶淚微笑的女孩

二零壹壹年五月，我到了廣西百色隆林縣的者浪鄉坡，了解偏遠地帶農民的疾苦。車子駛入風光秀美的山中，穿過一個一個村鎮，到達偏遠山谷的壯族農村。四周傳來豬鳴和狗吠，踏著滿地豬糞的小路，楊縣長親自帶我們探望不同的貧困家庭。原來他自己就在這裏長大，八歲喪父，在赤貧中奮鬥，由鄉長升到副縣長，故他很關注赤貧家庭的需要。

其中一家，住了一對姊弟，父母在廣東做民工，多年沒有回家看子女，祖父母已逝世，兩孩子沒有人照顧。姐十歲，弟七歲，平日在學校留宿，周末回家，只有一位二十多歲的叔叔看望一下他們，兩人就要單獨相依為命。他們雖有父母，但活著像孤兒，沒有人關懷，沒有人撫育，也沒有人擁抱。

我們探望他們時，姐姐用苦澀的微笑迎接這些加拿大來的叔叔阿姨。一問及其父母，她眼中即滾有淚水，淚在眼角流下一小滴淚痕，但仍對關愛者保持微笑。她臉上有些傷痕，她說是扑跌在地傷了，但她只能自己堅挺下去，因沒有母親安慰與治療。我們團隊合捐了一千多元給兩姐弟，希望假期時由叔叔帶去廣東探望父母。

我們捐一點資助給每個貧困家庭，並考慮長期在該區發展助學計劃。離開村子，車上到山谷隘口停下，縣長帶我們到山坡，教我們了解山上狹小梯田的模式，忽然見剛才那批孩子遠遠從村中走來，原來是星期日下午，他們要回學校寄宿，須攀幾个山頭，只見孩子們健步如飛，向我們笑著揮手，在黃昏雲彩下，一走一跳地，帶著嘻哈笑聲，小小們身影消失在山脊翠林之後。

他們的人生艱難而向上、貧窮而奮進。後來我們到縣唯一的中學，與一批貧困高中生會面，都是單親或父母雙亡的孩子，每人講述自己身世，都泣不成聲。不但我們團隊受感動，楊縣長和民政局官員都流淚，這是祖國的後一代的奮鬥。我們能為他們助學，使他們一生有前途，同時走入大山向農民學習，是我們知識份子榮幸。

愛育朽木發芽

百色是鄧小平革命的歷史勝地，至今仍是全國最窮之農村，自從鄧小平推動改革，引領全國走向生產力釋放，使中國成功富起來，胡錦濤與温家寶時代，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世界第二，帶來歷史空前盛世。但經濟成功，並未帶來人人幸福快樂，因為社會仍有龐大的貧困階層。中國已全民溫飽，三億多人成為中產以上

階層，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成就，可惜中國人口太多，仍有九億人相對貧困。弱勢群體需要希望、尊嚴與公義，中國人需要快樂起來，文化需要深闊起來，中國發展仍是任重道遠。

面對中國龐大的難題，作為知識份子，我們可做的十分有限，文化更新運動只能盡力在海外發動支持，進入大山關懷農民，及在城市鋼骨水泥森林愛護民工，去資助貧困家庭子女的教育。使他們知道，愛是沒有條件的，只有愛能尊重他人，不以地位看人，只有愛能叫人欣賞天地之大，能感謝上天與他人的恩德，也能建造天、地、人的和諧。

在經濟起飛的同時，若缺乏崇高的精神文化價值，經濟成功就必產生腐敗。故此我們努力建立仁愛文化，同時上山下鄉，實踐這愛，目的就是提高新一代的道德內涵與文化質素。

更新文化的基礎，一是需要「悔悟的更新」，承認過去歷史與文化均有不足，加以轉化而創造新的方向。二是要「創造的轉化」，以感通和仁愛為本體，使多元的不同價值得並存而和諧。感通仁愛是中國儒學與基督教精神的核心，是中西文化的精粹，也是中國文化更新的本體價值觀。

我們在雲南資助的一位名叫張醒的貧困高中生，送給我們一條枯朽的樹枝，其分叉的枝子頂端，塗上綠色，其主幹上刻了幾個字：「愛育朽木發芽」。原來他覺得自己不過是一塊朽木，因為貧困，加上性格內向，一直都不被重視。然而如今在我們愛心關懷下，他這朽木開始發芽，展示生命的美。

中國過去也衰敗得像塊枯木，但當無數人以無條件的愛和犧牲，用血汗去澆灌，祖國也終於發芽，且長大成春日的樹木，生機勃勃。